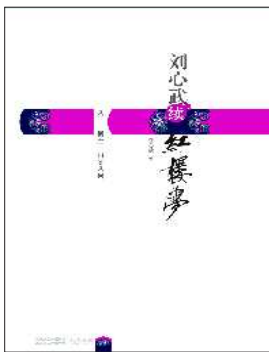


## 3

## 原来是一个弹劾贾赦的奏本



《刘心武续红楼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心武

刘心武举七年之功,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重续《红楼梦》后二十八回。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气象惨淡,乾坤大变,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众人物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

且说迎春回到孙宅,更无法安生。那孙绍祖从衙门回来,除了吃喝,就是交媾。迎春从娘家带来的书籍,全被他扔去厨房烧火,只剩得一本《太上感应篇》还藏在衣箱里,又怕拿出来看时被丈夫窥见,一把抢去撕碎,唯有独处时默诵几句。

那日孙绍祖回来,见迎春脖颈上套着个自己用花针穿的茉莉花链,一把扯去掷到地上,还用靴子狠狠碾踩,骂道:“就是拿你累金凤八宝钗那些个陪嫁去当了,也还剩得有几串过得去的珍珠链子,偏装出这穷酸刁样刺谁的眼?”说着一巴掌扇过去,直把迎春劈倒在地。

绣橘过去扶迎春,孙绍祖一把拉过他,说什么“去他的,咱俩红罗帐里且逍遥!”绣橘稍有抗拒,也一巴掌掴去。

孙绍祖只会皮肤滥淫,逼迫绣橘等丫头大衣服里头一律免去小衣,把绣橘抱到床上,见小衣未免,又发雷霆。

那跟着迎春过来的莲花儿,偏去谄媚主子,跑过去俯就道:“我大衣服一丢,什么都是现成的,亲爷您就消遣我吧!”孙绍祖就搂过去

滚成一团。

绣橘忙过去扶起迎春,躲到侧室,两人抖作一处。迎春晕厥过去,绣橘掐他人中。迎春醒过来,望望绣橘,声若游丝道:“真真不想活了。”

绣橘不劝。绣橘想起刚才莲花儿跟他有刹那的对眼,那眼神竟十分得意,不觉浑身如冰水倾来,牙尖打架。

且说那仇都尉儿子,曾被冯紫英痛打过。冯家与贾家交好,仇家自然不忿。那天仇都尉儿子闯进贾赦宅子,未寻到调戏他姑妈的人,更加有气。

回家后报告父亲,道贾赦介绍那跟他对棋的乃指挥孙爷,一早就去的。仇都尉后来几经打探,知那指挥孙绍祖最是寡廉鲜耻,又听娶了贾赦女儿为妻,便让儿子与其交往。仇都尉一伙早想搬倒贾赦,意在通过孙绍祖获取贾赦动静,并助其升职为饵,唆其以大义灭亲气概参与他们一伙弹劾贾赦。

那孙绍祖原有所顾忌,后心想只要再不与仇都尉小妹子照面,应可无虞。仇都尉儿子供其声色之欲,又频传其即将提升之

信,那孙绍祖志得意满。仇都尉等拿住贾赦私通平安州把柄,孙绍祖与大舅子贾璉闲聊时,绝口不提平安州节度,只说自己曾派外差去过平安州,引贾璉一起怨那边饮食难,就套出了贾璉曾赴平安州的日期,如此一来仇都尉等弹劾贾赦更加有力。

那仇都尉等灌足孙绍祖迷魂汤,道他大义灭亲,圣上必悦,闹不好褫夺那贾赦的将军之职,顺便就赏了他,因同时还弹劾神武将军冯唐,则取代那冯唐当上神武将军岂不也妙?孙绍祖听了,恍惚中竟觉得已是将军之身,直脖挺胸好不神气。

又一日,孙绍祖醉醺醺回来,想是外面欢媾过了,到床边倒头便睡,鼾如雷响。迎春和绣橘费老大力气,才将孙绍祖大衣服褪下。从那大衣服里,掉出一个折子,迎春且将那折子搁到桌上,本不想看,那烛光却分明照出了折子上父亲贾赦的名字。

迎春一惊,这才打开浏览。原来是一个弹劾贾赦的奏本。领衔举报的是仇都尉,接下还有几位,最后竟是孙绍祖的签名。所揭发的事

情,是贾赦指派儿子贾璉到平安州结交节度使,图谋不轨等。

迎春心乱如麻,软绵绵跌坐在椅子上。迎春虽从不问闺房外头的事,但有几桩原来还是清楚的,就是仇都尉素与贾家两府不睦,孙家论起来却跟贾家是关联的,且仇、孙二家本也有隙,却为何丈夫现在竟要依附仇家等构陷岳丈?既然丈夫对贾家已然如此无情,自己在这孙家又焉能再有立锥之地?

绣橘怕迎春又要泪落如散珠,忙过去递上手帕,谁知迎春这回只是发愣,眼里并无泪水,只发冷光。

绣橘把迎春扶到侧室榻上,劝他早些歇息。迎春也嘱绣橘早些安歇。待绣橘走后,迎春款款站起,到箱子里取出《太上感应篇》,走至屋外,将那册子丢到池塘里。

回到屋里,又找出常用的那根象牙花针,把他别到胸前衣服上。又从箱子里找出一条长长的绿带,握在手里,走出屋,来到游廊里。

那游廊模仿江南园林里的造法,全用黄杨木素构。他早些天其实已选好地方。游廊前端,与穿堂门衔接处的台阶,离游廊下方的栏板很近,他容易攀上去,站到栏板上后,他将绿带往上丢,丢到第三回,那条绿带绕过了游廊内顶里的黄杨梁木,他就将那条绿带结了个活套,将自己头颅伸了进去。

## 我給你反映个阶级斗争新动向

站在火堆边看热闹的水皮,柏朵冒黑烟的时候,他连声咳嗽,口罩就在胸前第三颗纽扣那儿掖着,他不戴,只露个口罩系儿。

狗尿苔说:用上口罩了你不敢?动手去拽。

水皮说:脏手!

旁边人说:水皮的口罩从来是不戴的,学洛镇上的人哩,那是斯文!水皮窝了窝眼,他不愿意和这些人拌嘴,就走了。他是内八字,走路像猫一样。

水皮去的是支书家,支书不在,而支书那在洛镇农机站工作的儿子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对象。那对象也戴了个口罩,但口罩在衣领那儿半掖半露,水皮便背过身时将自己的口罩从衣服里往外拉了拉。

水皮说:支书爷呢?那儿子说他大陪公社张书记去天布家了。

水皮又去了天布家,天布媳妇在厨房里烧火,烟熏得眼睛直流泪,没有注意到他,他也不打招呼,而上房屋的炕上坐着,支书和张书记说话,天布就在台阶下杀鸡。

鸡的脖子已经被拔了毛,刀在脖子上割时,鸡翅膀却扇起来,打得天布脸疼,一松手,鸡跑了,跑在院墙上呱呱地哭。

水皮刚要进上屋门,上屋门窗子伸出了支书的头,笑天布你杀不

了个鸡!

水皮就说:支书爷,支书爷,我给你反映个阶级斗争新动向!

支书说:支书就是支书,爷就是爷,咋是支书爷?!

张书记说:什么新动向?

水皮就把守灯在跳火堆时当着许多贫下中农的面说你是七我是八的事说了一遍。

张书记说:贫下中农的是七,地主的是八?

支书说:你不是说谎吧?

水皮说:我哪里说谎,他现在还跳着说哩。

支书说:去把狗日的给我叫来!

水皮应声要去,支书却说:让天布去,你来杀鸡。

水皮说:我不敢杀。

支书说:杀去!

水皮嘴里咕咕地唤鸡,鸡偏不下墙头。他从屋里抓了些包谷逗引鸡,鸡就下来了。他一下子扑过去按住,把鸡的两个翅膀往上一提,鸡就不动弹了。

鸡看着他,他看着鸡,人眼和鸡眼就对着看了很久。

支书就说:你拿过来,拿过来!

水皮把鸡给了支书,支书就站在窗里的炕上,对着鸡头,扬手啪啪地扇了两下,鸡眼睛一闭就昏过去了。

水皮说:这下我能杀了,让我杀!他把鸡又拿过来,用手就扭,鸡头扭下来了,鸡身子掉在地上。没了头的鸡竟然还能跑,弹着步子跑到了梨树下,碰了一下,倒地死了。

张书记:你小伙叫啥?

水皮说:我叫水皮。

支书说:去吧,去吧,没你的事啦。

水皮就走了,走到院门口,回头还要看看张书记,但窗子已经关了,没看上。

不久,天布就回来了,他告诉支书和张书记,巷子里已没了人,是烧了堆柏柴火,他问了看见跳火堆的人都说说了那话,可那话是驱漆毒的老话,没啥事。

支书就对张书记说:我说么,古炉村会有啥事,狗日的水皮嘴里没个实话。

然后给天布说:你去炖鸡吧,如果鸡肚子里有软蛋,一定给张书记单另炒一盘。张书记说:一块吃,一块吃。

其实,天布赶到杜仲树下,守灯还在那里跳着火,天布上去就把火踏灭了。婆问咋回事,天布说了水皮汇报的话,婆哦哦着转身就走,众人也哄地散了。但守灯没走,他还站在那里等水皮。

水皮并没有再去杜仲树下,他回到了家里,他娘让帮着拽展洗过的被单,一人拉着一头,一松一紧,被单子噎噎地响。

他娘说:甭太用劲。

水皮说:我见着公社张书记了。他娘说:你见到张书记啦?水皮说:张书记耳朵四指长哩。他娘说:当官的都是长耳朵。近来看水皮的耳朵,用手往长里拉了拉。狗尿苔和牛铃抱着未烧完的柏柴过来,刚要说话,守灯也走来了。

水皮娘说:哎呀,守灯,脸胖成这样?

守灯说:吃的来。

水皮娘说:吃啥了?

守灯说:吃气啦!

水皮说:他是中了漆毒了。

守灯给水皮勾手,水皮就走过去,守灯突然一下子抱住了水皮,把自己的脸在水皮的脸上蹭。水皮挣扎,但挣扎不开。

## 25



《古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贾平凹

贾平凹最新力作《古炉》是其沉寂几年之后,以文字为笔,记忆为墨,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文革”全景图。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古炉”的村子里,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但到1967年春,这个宁静村落,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

## 9

## 会走路会说话的汉字



《千变之舞》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张之路

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几百年轮回的恋人、冤家书中相遇,围绕着中国汉字,人与人、人与字、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桑南,中文系的研究生,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来到千变图书馆工作。夜半时分,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

挂钟的时针和分针都指在12点的位置,长长的红色的秒针还在滴答滴答地行走。夜深人静的时候,秒针行走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甚至变化成咔嚓咔嚓的声响。

什么神奇的事情也没有发生,窗外的繁星在闪烁,墙上的时钟在行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

桑南又打开那本名叫《危情时刻》的书,他再一次惊讶了,白天看的时候,那本书除了外表,封面和形状之外,内文早已“溃不成书”,如果把它称为笔记本,里面空白少了点,如果把它称之为书实在是太牵强了。而现在,那书里许多丢失的字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

桑南闭上眼睛定神。

桑南感觉自己的胸膛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他低下头望着胸前,他看见那个坠在项链上的玉章在轻轻地晃动……

当他再一次抬起头的时候,他眼前的景物陡然一下增高了,墙上的挂钟变得出奇的巨大,感觉就像火车站钟楼的大钟。

大钟的指针指在1点09分的位置,秒针还在走动。再走一会儿

就是1点10分了。

忽然,他的胸膛又被撞了一下!桑南低下头,他发现那颗玉石在隐隐地发出一种不动声色的翡翠色的光泽。

桑南发现挂钟的秒针不动了,时间仿佛突然停止了一样。也就是在这一刻,桑南发现大钟更大了。桑南不免有些惊慌,他紧张地呆在那里,再一次闭上眼睛。

还没有等睁开眼睛,他的感觉已经不对了。原来他觉得自己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腿和脚都垂在椅子下面,现在却感到自己是屈膝坐在地板上,周围没有了任何依靠。

桑南急忙睁开眼睛。周围变得无比开阔与巨大,他惊讶地发现,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桑南,一个不到一厘米高的桑南。他刚才坐的椅子就好像一个房间地板那么大的面积。再看眼前的景物,已经不是什么成比例地放大,而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与原来的房间截然不同的景象,截然不同的世界!

桑南在椅子上站起来。只有那个时钟还在——挂在遥远的天际,

仿佛一轮带有指针的月亮!

桑南跑到“椅子”的边缘一看,眼下好似万丈深渊,他站在了“悬崖峭壁”的边上,只觉得一阵眩晕。就在这时,从悬崖的下面飞快地爬上两个“人”来,桑南大吃一惊!

两个“人”爬上“悬崖”,左右看看,发现了桑南,立刻朝他走来。两个“人”长得十分怪异,高矮和桑南差不多,但形体却大相径庭。他们长相虽然古怪,看身体的轮廓却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们一举一动有些机械,不像常人那样灵活,猛然一看好似两个机器人。

桑南不由得朝后倒退了几步。

一个“机器人”双手一握,抱拳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

“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变’,他是‘尖’。”

桑南上下打量着对方,看着看着,心中猛然醒悟,果然对面是两个楷书体的汉字,一个“变”,一个“尖”。怪不得看着那么眼熟。桑南看过无数的汉字,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会走路的汉字,有会

说话的汉字。惊诧之余,心中不禁暗暗称奇。

“你们要干什么?”

“请你随我们到下面,详细的情况自然会告诉你!”

说着话,“尖”和“变”走上前,一左一右挽住桑南的胳膊。桑南想要挣扎,却感到架住他胳膊的“胳膊”就像钢铁一样,于是只好顺从地跟着走。

“你们为什么绑架我?放开我!”

“我们不是绑架你,我们是受命要保护你!”

来到悬崖的边缘,“变”首先爬下去,伸出一只手迎接桑南,“尖”在后面保护着。就这样,桑南在两个汉字的“护送”下攀着“椅子腿”来到了“平原”上。

到了“平原”,一座类似长城烽火台似的建筑出现在眼前。桑南以为他将要被礼貌地带进“烽火台”里面,不料,他却推到了两面城墙构成的一个拐角里面。

“变”和“尖”放开了双手,桑南感到胳膊一阵酸痛。

“你们要干什么?”

“到了地方再说!”

“什么地方?”

“一会儿你就知道。”

“尖”说。